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蓝色东欧
第 3 辑

索拉里斯星

[波兰] 斯塔尼斯瓦夫·莱姆 / 著

赵刚 /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Stanislaw Lem

索拉里斯星

Stanislaw Lem

[波兰] 斯塔尼斯瓦夫·莱姆 / 著

赵刚 /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索拉里斯星 / (波) 莱姆著 ; 赵刚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4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3辑)

ISBN 978-7-5360-6838-4

I. ①索… II. ①莱… ②赵…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波兰—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5809号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肖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责任编辑: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 棱角视觉
WELLER.VISION

-
- 书 名 索拉里斯星
SUO LA LI SI XING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印 张 6.875 2插页
- 字 数 180,000字
-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28.00元
-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3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记忆， 阅读， 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支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妥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作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都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

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

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一次宇宙深处和心灵深处的双重旅行

(中译本前言)

赵刚

不知道现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是否偶尔还会抬头仰望夜空，沉醉于闪烁的星辰，发出祖先们反复发出的疑问：那漆黑夜空的深处，到底隐藏着什么？如今的夜空，在城市灯光的映照下，似已失去了曾经的魅力。如果不是因为读到这本《索拉里斯星》，我似乎早已忘记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注视星空，让思绪飘向茫茫无尽的宇宙深处。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这本书，让我回忆起那些童年的夜晚，那些望着群星，懵懂中开始思考宇宙、思考人生的夜晚。

《索拉里斯星》是波兰著名科幻小说家、哲学家和未来主义者斯塔尼斯瓦夫·莱姆（1921—2006）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小说一九六一年首次出版后，立即引发轰动。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此书还被三度搬上银幕，成为世界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

斯塔尼斯瓦夫·莱姆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在当时属波兰的利沃夫（今属乌克兰）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着伪造的身份证明，莱姆一家得以隐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幸免于德国纳粹的毒手。年轻的莱姆曾经参加地下抵抗组织的活动。二战结束后，莱姆一家迁往波兰古都克拉科夫。在那里，他就读于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以继续自己因二战爆发而中断的学业。他攻读的是医学专业，但这主要是由于身为医生的父亲的原因，莱姆本人对医学并无兴趣。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间，他开始在《熔炉》、《波兰士兵》、《奥德河》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其最早的科幻文学作品是发表在《普世周刊》上的一组短篇小说：《陌生人》、《黑暗花园》和《一个发现的历史》。一九五一年，波兰读者出版社出版了莱姆的第一部单行本科幻小说——《宇航员》。该书迅速成为畅销小说，并被反复加印。之后的一系列科幻文学作品，使莱姆迅速成为波兰最杰出的科幻文学作家，并确立了他的世界声誉。莱姆的作品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例如其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往往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可能是在精神病院里，也可能是在地外行星上、太空船上或者宇宙空间站里。他的作品中通常都会有一些让人感到恐惧不安的形象存在，如心理病人、外星来客、机器人等等。而在其作品的主人公中，最常见的类型则是医生、科学家。莱姆的作品经常对人类自身存在的缺陷进行深刻思考。在他的作品中，人始终处于被关照和审视的位置。但他的笔下，人是进化的偶然产物，有着缺陷甚至丑陋的一面。对于世界，他怀着一种强烈的不可知论，认为人是难以彻底理解宇宙奥秘的。

在阅读《索拉里斯星》时，读者可以强烈地体会到他的这些创作特征。《索拉里斯星》的几乎所有情节都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一座远离地球的宇宙空间站。空间站位于一颗名为“索拉里斯”的行星上空，其主要任务是探测、研究这颗行星，并尝试与其建

立直接沟通，因为行星上有一位特殊的居民——几乎包裹了整个星球表面的原生质大海。经过上百年的研究，人类发现，这片大海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它不仅能够随心所欲地模拟、塑造各种它感兴趣的物体，掌控星球的公转轨迹，而且能够洞悉人类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并将其绝对真实地复制、重塑，再送到人类的面前。尽管大海这样做似乎并非出于恶意，但其结果却使得面对这一切的人们精神上几乎彻底崩溃。毫无疑问，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内心深藏的秘密突然被完全彻底地以真实面貌显现出来，摆到自己面前时，他无论如何是无法坦然面对的。

小说的主人公克里斯·凯尔文在抵达空间站不久，就发现这里笼罩着怪异、恐怖的气氛。空间站的站长吉拜里安已经自杀，另外两个人也神经异常。某个夜晚，凯尔文的前女友哈瑞突然造访，这让主人公几乎崩溃。这是因为，真实的哈瑞早在二十年前自杀了，而主人公一直对哈瑞的自杀深感自责。那么，此时“复活”的哈瑞是谁呢？她一如二十年前般年轻美丽，但种种迹象又让主人公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哈瑞。这让凯尔文的神经几乎错乱。他尝试摆脱，甚至消灭这个不速之客，却发现“复活”的哈瑞几乎有着金刚不坏之身。空间站里另外两位科学家——斯诺特和萨托琉斯也都有这样一个如影随形、来源于被压抑的记忆或者想象的“复活者”。

更出乎读者意料的是，随着事态发展，那个被“智慧大海”派来“研究”人脑秘密的“工具”——哈瑞，越来越具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意识到自己来自何方，来此何干。而凯尔文对待这个“复活哈瑞”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恐惧、逃避、敌意，慢慢变得开始接受，进而深深地爱上了她。只是主人公始终无法说清，自己爱的是记忆中那个早已死去的哈瑞，还是这个被大海从记忆深处挖出、复制，然后送到自己面前的哈瑞。无数个极端的问题摆在主人公和哈瑞面前，哈瑞是人吗？人的概念应该是什么？人和非人能产生爱情吗？现实世界能够允许他们在一起吗？面对这样一系列凡人永远不会面对

的抉择，人类理智与情感的天平会向哪个方向倾斜呢？主人公被彻底置于无法抉择的境地。

经过一次次尝试与失败，主人公和空间站里的其他人终于明白，人类根本无法与那个能够轻而易举攻破人类心灵深处樊篱，盗取其中秘密，然后将其呈现在人类面前的大海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沟通。这个星球上孤独的生命体，其存在的意义何在？宇宙深处还有多少无法想象的生命形式？这些问题，凸现了作家对于人类能否彻底认识世界，持有深深的怀疑。

《索拉里斯星》绝对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作品。整部作品充满逻辑缜密的奇思妙想，尽管发生在遥远的宇宙深处，却能让人感觉置身其间，毫无疏隔之感。虽然包含科幻小说所有的必备元素，但如果仅仅将其看作是一部科幻小说，那实在是失公允。因为在科幻小说的同时，《索拉里斯星》绝对还是一部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部惊险刺激的悬疑小说，一篇细致入微的心理解析，一部发人深思的哲学读物……

在终于译完这本《索拉里斯星》的那个夜晚，独自出去散步，抬头望天，尽管城市的灯光让星空显得寥落，但忽然发现，那些童年时熟悉的星座——仙后座、大熊座、猎户座……依然在那里闪烁。那一刻隐约觉得，这么多年没有看过他们，而他们却始终在看着我……

目 录

CONTENTS

-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 1
- 一次宇宙深处和心灵深处的双重旅行（中译本前言）** / 赵刚 / 1
-
- 第一章 来客 / 1
- 第二章 索拉里斯学者 / 11
- 第三章 不速之客 / 26
- 第四章 萨托琉斯 / 35
- 第五章 哈瑞 / 49
- 第六章 《小伪经》 / 63
- 第七章 电话会议 / 87
- 第八章 怪物 / 102
- 第九章 液氧 / 128
- 第十章 对话 / 144
- 第十一章 思想巨匠 / 155
- 第十二章 睡梦 / 171
- 第十三章 胜利 / 180
- 第十四章 老拟态群 / 189

第一章 来客

飞船时间十九点整，我穿过聚集在发射井周围的人群，沿着金属舷梯下到飞船舱内。座舱里的空间只够我抬起双肘。我把宇航服的接口连接到从舱壁上伸出的一个管口上，宇航服立刻充气膨胀起来。从那一刻起，我就丝毫动弹不得，与其说是站着，不如说是悬在空中，与太空舱的金属外壳结为一体了。

我抬起双眼，透过弧形的玻璃罩，看到发射井的四壁，再往上看，莫达尔德的脸从发射井边探了出来。很快，他的脸消失了，井口被沉重的锥形防护罩盖严，四周陷入黑暗。发动机的轰鸣声断续响起，一共响了八次，我知道，连接螺栓已经拧紧。接着传来的是向减震器里充气的嘶嘶声。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唯一一个仪表盘发出的幽光映入眼帘。

“准备好了吗，凯尔文？”耳机里有声音传来。

“准备好了，莫达尔德。”我答道。

“什么也不用管，空间站会接收你的。一路平安！”他说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上面就传来一阵吱嘎声，太空舱开始抖动。我本能地绷紧肌肉，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什么时候发射？”我问道，听到的却是一阵沙沙声，有如细沙洒落在弹簧片上的声音。

“你已经起飞了，凯尔文。祝你身体健康！”莫达尔德的声音近在耳畔。我还将信将疑，面前已经展开了一道很宽的缝隙，透过它，能看到满天的繁星。我努力搜寻着水瓶座阿尔法星，普罗米修斯号就

飞往那里，但我一无所获。对银河系的这片空域我一无所知，一个星座也不认识。狭窄的舷窗外，燃烧的尘埃不断划过。我等待着，等待着第一颗星显现出来，但什么也没有。群星开始变得暗淡，逐渐消失在红褐色的天幕里。我明白了，此刻我已经置身大气层的表层。身体被包裹在充气的宇航服里，动弹不得，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切。地平线还遥遥无期。我不停地飞行，却毫无感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被一股热流所充盈。舱外响起轻微但极其刺耳的摩擦声，就像金属划过沾水的玻璃。如果不是仪表盘上跳出一串串数字，我几乎意识不到急剧的下降。群星消失得无影无踪。红褐色的光亮盈满了舷窗。我能听到自己的脉搏在沉重地跳动，两颊发烧，颈部却感到空调吹过来的冷风。没能看到普罗米修斯号，让我感到很遗憾——当自动舷窗打开的时候，它一定已经飞到视线之外了。

太空舱震动了一下，紧接着又是一下，然后就不停地震动起来，让人难以忍受。那种震动穿过舱体的所有隔离层，穿过充气太空服，直达我的肌体——仪表盘上浅绿色的轮廓颤抖起来。看着这一切，我并没有感到恐惧。飞了这么远，我是不会功败垂成的。

“索拉里斯站！”我开始呼叫，“索拉里斯站，索拉里斯站！我是来客，我似乎正失去平衡，你们处理一下。完毕！”

一阵忙碌，我又错过了行星突然出现的那一重要瞬间。辽阔、平坦的星球表面铺展开来，从表面雾霭的厚度可以看出，我距它还有相当的距离。或者说还相当高，因为我已经越过了那条无法捉摸的临界线，从这条线开始，我已经可以用高度来形容与行星之间的距离了。现在，即使闭上眼，我也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在坠落。但我很快又睁开了眼睛，因为不愿错过眼前的一切。

在几十秒钟的静寂之后，我又开始呼叫。这次没有收到任何回答。耳机里持续不断的是空气放电的噼啪声，而背景音则是低沉深远的嗡嗡声，仿佛是行星自己发出的声响。舷窗外橘黄色的天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斑点。舷窗玻璃暗淡下来，尽管太空服让我活动受限，我